

# 从上博简《诗论》评析《木瓜》看周代贵族社交礼俗演变

张利军

**摘要：**由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载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我们发现周代贵族交往时互赠礼品的礼俗在春秋时期更加注重厚报、厚贿。孔子指出在贵族社交中币帛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古时已有的礼俗，并告知正确使用币帛礼物的方法，如果违背这种交往的方法，就会造成贪利争夺的恶果。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及借评《木瓜》所阐发的道理，使我们看到西周至春秋社会贵族社交礼俗的演变情况。

**关键词：**《木瓜》；《孔子诗论》；孔子；周代；社交礼俗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091-05

礼尚往来是周代的重要社会风尚，正所谓“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sup>①</sup>《诗经·卫风·木瓜》就是对这一重要社会风尚的反映，但汉儒以为《木瓜》是“美齐桓公”之作，宋儒则认为是“男女相赠答之辞”，当代专家多视其为爱情诗。上博简《孔子诗论》的相关记载表明，《木瓜》反映的是周代“礼尚往来”的社会风俗及其演变情况。不揣浅陋，论说于下，敬请专家指正。

## 一、对《诗经·木瓜》主旨的思考

《诗经·卫风·木瓜》篇共有三章十二句，属于民歌风的短诗，诗文如下：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中木瓜、木桃、木李乃植物果实，属于易得之物。琼琚、琼瑶、琼玖皆为玉类器物，非寻常百姓易得之物。投以木瓜等果实，回报琼琚等玉器，以物价观念来看并非对等，乃薄予厚报。诗文说这

样作的目的是求永好。

晁福林先生认为《木瓜》诗经历了原创民歌与采诗、编诗者再工的不同阶段。原创民歌反映的是劳动群众通过并非名贵的普通瓜果的馈赠，表达结好的愿望。而“琼琚”之类的玉器，可能是采诗、编诗者再工的结果。这种改变把民间的馈赠变为了贵族的礼数。<sup>②</sup>琼琚之类的玉器就是贵族的信物，也就是贵族相见时的贽。那么《木瓜》经过采编者加工后当另有义旨。

《诗序》论《卫风》诸篇多与卫国史事相联系，把《木瓜》篇与春秋前期齐桓公称霸时援助卫国的史事相联系。说“《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sup>③</sup>齐桓公救助卫国之事，见载于《左传·闵公二年》。汉唐儒者多信从《诗序》的说法，可能是因《诗序》有史事为依托，但于诗文无迹可寻。

宋儒朱熹最不信《诗序》，他只就诗文本身分析诗旨，提出此诗“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sup>④</sup>清人对《诗序》说和朱熹之说多有驳难，提出“朋友赠答”说和“下报上之义”以及“刺

①《礼记·曲礼》上。

收稿日期：2009-07-10

作者简介：张利军（1979-），黑龙江庆安人，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史。

②参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对于〈木瓜〉篇的评析看〈诗经〉编纂问题》，《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页。

③孔颖达《毛诗正义》卷3，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327页。

④朱熹《诗集传》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1页。朱熹初以为《木瓜》诗为寻常施报之言，见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6，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页。

贿”说。<sup>①</sup>“下报上之义”的说法是由贾谊说法的引伸，胡承珙已驳其说之非。<sup>②</sup>

古代诸家对于《木瓜》诗旨的意见以“美齐桓公”和“赠答”两说最有影响力。现当代学者多倾向于“男女赠答”说，如闻一多先生以“好本训匹耦”，说“《木瓜》‘永以为好也者’，以为偶也。”<sup>③</sup>《诗经》的现代注译本多依据此释，定《木瓜》诗旨为爱情诗。也有不同意见者，如有认为此诗“只表明薄施厚报一种道德的概念，正属于谣谚格言一类。”<sup>④</sup>有认为此诗主旨是对于那些图谋厚报而工于算计的小人的揭露。<sup>⑤</sup>有认为《木瓜》诗中的男女投瓜报玉是周代贽见礼的起源和早期形式。<sup>⑥</sup>

上引《木瓜》诗旨的诸种说法未对毛《传》的解说作深入的发掘，毛《传》于《诗经·木瓜》篇末注解：“孔子曰‘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孔颖达《毛诗正义》揭示了毛《传》引“孔子曰”的用意：“《传》于篇末乃言之者，以《孔丛（子）》所言总论一篇之事，故篇终言之。”<sup>⑦</sup>毛《传》所引孔子语见于今本《孔丛子·记义》，是篇有一大段孔子论说《诗》的话，略引如下：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木瓜》见包且之礼行也……”

《孔丛子》一书前人多疑为伪书，但据学者研究，《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论《诗》的这一段话是可信的，并且多与上博简《孔子诗论》评说《诗》的观点具有一致性。<sup>⑧</sup>孔子曰“吾于《木瓜》见包（苞）且（苴）之礼行”，可谓对《木瓜》诗旨最深刻的表述。

①清人的三种说法分别见于姚际恒著、顾颉刚标点《诗经通论》卷4，中华书局，1958年，第91页。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卷3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311-312页。牟庭《诗切》，齐鲁书社影印丁伯弢抄本，1983年，第688-689页。

②胡承珙撰，郭全芝校点《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第321页。

③闻一多《诗经通义甲》，《闻一多全集》第3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4页。

④陈子展《诗三百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⑤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对于〈木瓜〉篇的评析看〈诗经〉编纂问题》，第6页。

⑥江林《〈诗经·木瓜〉与周代礼俗》，《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

⑦孔颖达《毛诗正义》卷3，第328页。

⑧参李存山《〈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

## 二、“苞苴之礼”与“藏愿”

“苞苴”及“苞苴之礼”的含义关涉对《木瓜》诗旨的理解，分析“苞苴”一词在先秦典籍中的使用义，并联系上博简《孔子诗论》对于《木瓜》的相关评论，能够清楚地认识“苞苴之礼”的本质。

专家据《荀子·大略》等材料，认为孔子所处时代到战国秦汉时期皆视“苞苴”之事为恶行。孔子说“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并不是赞扬“苞苴之礼”，而是喟叹贿赂公行使得社会风气败坏。<sup>⑨</sup>苞苴之事若为恶行，何以又被称为礼，苞苴之事为什么会被称为恶行呢？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苞苴”一词本义为用茅苇编成的用于包装物品的包裹。毛《传》说：“孔子曰‘吾于《木瓜》见包且之礼行。’”郑笺云：“以果实相遗者必苞苴之。《尚书》曰‘厥苞橘柚’。”<sup>⑩</sup>郑玄认为送给他人果实一定要包裹起来，依据是《尚书·禹贡》里有“厥包橘柚锡贡”，即把橘柚包裹起来纳贡。《礼记·曲礼上》郑玄注云：“苞苴，裹鱼肉或以苇或以茅。”<sup>⑪</sup>《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云：“白茅包之”，毛《传》云：“苞，犹裹也。用白茅取其洁清也。”是知苞苴最初当是用茅或苇编成的用于包装送给他人果实、肉类等物品的包裹，苞为动词，指用茅草包裹，或用茅草包裹东西的行为。

苞苴又代指有包裹的礼物。如《庄子·列御寇》云：“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郭象注：“苞苴以遗，竿牍以问，遗问之具，小知所殉。”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曰：“司马云：‘苞苴，有苞裹也。’”<sup>⑫</sup>即有包裹的礼物。而《荀子·大略》云：“汤旱而祷曰：……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杨倞《注》：“货贿必以物苞裹，故总谓之苞苴。”“贿”、“货”多为“财”义，为财帛的通称。<sup>⑬</sup>苞苴指带有包裹的财帛。

苞苴在礼物的层面上有类似于后世贿物的使用义。《荀子·大略》篇载商汤时大旱，商汤亲自祷雨，把大旱的原因归于“苞苴行”，“谗夫兴”，谗夫是恶的不好的，苞苴亦当表示不好的物品。清人牟应震《毛诗质疑》谈到“苞苴之礼”时亦视苞苴为

⑨参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对于〈木瓜〉篇的评析看〈诗经〉编纂问题》，第5页。

⑩毛传、郑笺并见于孔颖达《毛诗正义》卷3，第328页。

⑪孔颖达《礼记正义》卷2，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244页。

⑫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卷28，中华书局，2006年，第823页。

⑬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79页。

后世的贿物。言“今之投以木瓜，而报以琼琚者，仕宦之场，视为当然。期永好乎？古与今有同情矣。孔子之言，盖伤之也。”<sup>①</sup>贿、赂实际上是礼物的一种，只是性质特殊而已。用来馈赠他人，故称之为“贿”。它是聘礼中的临别馈赠，用以答谢来宾的聘问。因为贿不需要回报，后来“贿”的使用逐渐演变成非礼行为。

鉴于“苞苴”有不同使用含义的事实，本文认为“苞苴之礼”最初只是人际交往中馈赠礼物的礼俗，未必一定就是恶行。其在人们的观念中和事实上变为恶行，当始自春秋晚期。也就是说“苞苴之礼”的属性有其时代性。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作详论。

上博简《孔子诗论》18号简和第19号简都直接提到《木瓜》诗，专家将第19简和18简直接缀合，并两字为“因”。<sup>②</sup>今径称第19—18简，简文称《木瓜》诗中有“藏愿”，其云：

《木瓜（瓜）》有藏（藏）愿而未得达也，  
因《木瓜（瓜）》之保（“报”）以喻（喻）  
其悃者也。

悃字原作上宀下悃之形，今从李学勤先生说读为“悃”<sup>③</sup>。最近陈斯鹏先生提出是战国时期“怨”字的一个异体，据《荀子·哀公》篇杨注读为蕴藏的“蕴”<sup>④</sup>，但其说的前提是有待证明的，不若就本字读之，据《说文》解为猜急不安的情绪。关于“藏愿”的含义，晁福林先生认为“藏愿”是心中埋藏着某种愿望，即工于心计之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心愿，其心中实隐藏着厚报于己的图谋。<sup>⑤</sup>陈剑先生言：“仔细体会，《木瓜》原文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对方投我以薄，我报之以厚，孔子从中看出的是‘我’希望对方待己以厚，是为‘未得达’之‘藏愿’；己待对方厚而对方待己薄，因而心中有怨；借着回报对方的机会，用以厚报薄的方式将‘怨’表达给对方知道，是为‘因《木瓜》之报，以喻其怨’。”<sup>⑥</sup>《木瓜》诗文确实透露出“我”

希望对方待己以厚的“藏愿”，对方所赠在“我”看来极薄之物，“我”的藏愿没有达成，故而心中愤懑不安，借着回报对方的机会，用以厚报薄的方式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将这种猜急愤懑情绪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

孔子说的“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是由《木瓜》这首诗中看到“苞苴之礼行”。这里的“苞苴之礼行”当是春秋晚期社会的情形。古时贵族们相互交往要互馈礼物，礼书上把贵族相见时所持的代表各自身份的礼物称作贄。此外还有币帛等附属物。苞苴就是指这些币帛等附属物，苞苴之礼就是贵族相见时献纳贄的附属礼物的礼俗。说其是礼，是因为它符合贵族交往献纳贄及贄的附属物的礼仪原则。只不过苞苴之礼突出的是贄的附属物的重要性。杨宽先生曾作《“贄见礼”新探》认为贄见礼“表明贵族各等身份和地位，确立和维护贵族内部的各种组织关系如君臣关系、亲族关系、师徒关系等，明确相互关系中彼此应尽的责任和应得的权利，从而巩固贵族的组织，加强贵族阶级的统治。”<sup>⑦</sup>春秋时期贄见礼依然起着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但春秋时期贵族交往时已经与西周时有所不同，如宾主相见时所执礼物已经不限于原有的礼仪规定，除原有的贄外附加礼物变得厚重了。这些附加的东西，《左传》、《国语》上称之为“货”、“贿”，并且西周时期是主动献上礼物，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公然的索要“贿”的现象，《左传》称为“求货”、“求贿”。<sup>⑧</sup>上博简《诗论》说《木瓜》有“藏愿”，很可能就是附加的礼物即“加货”、“厚贿”，也就是希望对方待己厚的地方。

### 三、馈赠礼俗乃“民性古然”

孔子由《木瓜》诗揭示春秋社会世风的变化，发出无奈的叹息。但是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更加深刻的总结了这种礼俗产生的根源。上博简《孔子诗论》第20简有对《木瓜》诗的评析<sup>⑨</sup>，其云：

【吾以《木瓜》得】币帛之不可适（去）也。民膏（性）古然：其~~悃~~（隐）志必有以喻（喻）也。其言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悃~~也。

①牟应震撰，袁梅校点《毛诗质疑》，齐鲁书社，1991年，第57页。

②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③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

④陈斯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诗论〉解诂》，《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⑤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对于〈木瓜〉篇的评析看〈诗经〉编纂问题》，第4页。

⑥转引自裘锡圭《关于〈孔子诗论〉》，《中国出土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6-307页。裘锡圭先生对陈剑的意见也表示赞同。

⑦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19页。

⑧见《左传》昭公元年、昭公十三年、昭公二十三年、定公四年。

⑨关于此简是否评价《诗经·木瓜》曾有争议，我们同意此简是对《木瓜》诗的评析之辞的观点。

简文内容逐层递进，内涵丰富。“币帛之不可达（去）也”，与“苞苴之礼行”有相同义旨。“币帛”一词，马承源先生解释说“是由《木瓜》诗中‘琼琚’和‘琼玖’等所报赠玉器引伸出来的礼品的称谓。”<sup>①</sup>《说文》云：“幣，帛也”。“币帛”一词见于典籍多指馈赠或祭祀的礼物。<sup>②</sup>孔子所说的“币帛”当是指馈赠的礼物。苞苴与币帛都用作礼物，它们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性，只是在使用它们时有公私邪正的不同。

简文“民性古然”，专家多读为“民性固然”，其实不若就本字读为“古”。“𠄎（隐）志”，庞朴先生读为“隐志”，<sup>③</sup>裘锡圭先生亦读为“隐志”，他将“隐志”与“藏愿”对应起来，说“《木瓜》作者通过礼物的投报，将‘藏愿’表达出来，就是使其‘隐志’得‘喻’”<sup>④</sup>简文是说孔子从《木瓜》这首诗见到了人际交往中馈赠币帛之事不可缺失的道理。由此孔子又认识到“民性”古时就是如此：民众内心有想法就必定要有所表达。

简文“人不可𠄎也”，𠄎字还见于战国中山器十一年盃<sup>⑤</sup>、十八年平国君钹、十八年相邦平国君剑<sup>⑥</sup>及战国玺印和陶文<sup>⑦</sup>。𠄎是触字古文。《淮南子·齐俗》：“故谚曰：‘鸟穷则喙，兽穷则𠄎，人穷则诈。’”<sup>⑧</sup>《新序·杂事》谓“兽穷则触”是𠄎为触之证，又《玉篇·角部》：“𠄎，𧈧也，古触字。”“人不可触”，意为“人不可触犯”，人不可以触犯的内容是承前所省的“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

孔子说“吾以《木瓜》得币帛之不可达（去）也”，为什么币帛礼物不可以缺失呢？孔子说是因为“民性古然”，那么这种“民性”又是怎样的呢？孔子进一步解释说“其隐志必有所喻也。”“有所喻”的“所”，据简文意是指通过“币帛”礼物来表达。这种隐志又是如何用币帛礼物来表达的呢？有两种方式：“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触犯这两种使用币帛的方法。孔子所说的是贵族间的社交礼仪，这种社交礼仪中使用币帛是有“道”可寻的，如上博简《性情论》第13简云：“幣帛，所以为信与登（徵）也，示（其）治宜道也。”<sup>⑨</sup>在人际交往中币帛是人们信誉的象征，使用时宜遵从一定的“道”。孔子把这种“道”表述为“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而《礼记·表記》记载，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毋相褻也。”用“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解释“其言有所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交”，可谓允恰。曹峰先生即据此指出此处“可能说的是主宾相交时，宾客载辞于币帛等礼物之上，而后为主人接受，这是言辞和礼物相同时的场合。”<sup>⑩</sup>“或前之而后交”当是言辞与币帛礼物不同时的情况，先有通好的言辞，然后执贄以相见，既见乃献上币帛礼物致其友好之情。而不是先献上币帛礼物，然后见面行礼，这种情况就是孔子所反对的“先财而后礼”、“无辞而行情”，<sup>⑪</sup>因为这样作的后果是民贪利与争夺。即如孙希旦所云：“宾主相接，先有辞以相通，然后执贄以相见；既相见，然后用币帛以致其情。先财而后礼，无辞而行情，则是不务行礼，而唯以贷财为尚，故民化之，而有贪利争夺之心也。”<sup>⑫</sup>

#### 四、孔子对《木瓜》的评析引发的思考

从孔子对《诗经·木瓜》的评析，能够得见周代社会贵族社交礼俗演变情况。周代贵族间交往需要互赠礼物即使用币帛礼物的习俗来源很早，所谓“民性古然”。这个古时可能要远到如杨宽先生所说的原始社会末期。当时人们相见互赠的礼物价值大致相等，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相等的，一直到西周时期都是如此，以《仪礼·聘礼》为例，从使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②《周礼·天官·大宰》“六曰币帛之式”，郑玄注“币帛，所以赠劳宾客者”。《左传·襄公八年》载，郑国卿士子驷曰：“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国语·楚语下》载楚王孙圄曾说：“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币帛”一词都代指馈赠的礼物。而《墨子·尚同中》云：“其事鬼神也……圭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中的“币帛”则指祭祀时所献的礼物。

③庞朴《上博藏简零笺》，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简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④裘锡圭《关于〈孔子诗论〉》，第307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5册，94482A、94482B，中华书局，1993年，第125页。

⑥此两器见于黄盛璋《关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所藏三晋兵器及相关问题》，《考古》，1991年第1期。但该文释𠄎为“解”。

⑦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页“𧈧”字下录有战国时此字四例。罗福颐《古玺文编》卷4·9附，列有四例，且云：“《说文》所无，《玉篇》：𧈧，𧈧也，与𧈧字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98页）

⑧高诱注本《淮南子》，《诸子集成》第5册，上海书店影印世界书局本，1986年，第183页。

⑨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238页。

⑩曹峰《试析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中有关“木瓜”的几支简》，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⑪《礼记·坊记》子曰语。

⑫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292-1293页。

者的《受命遂行》、《入境展币》至《聘享》礼成，都有“贾人”参加，郑玄注《聘礼》云：“贾人在官知物价者。”贾人在场可以避免礼品价值的偏差。《聘礼》云：“多货则伤于德，币美则没礼，贿在聘于赂。”郑玄注解“贿在聘于赂”云：“贿，财也，于读曰为，言主国礼宾，当视宾之聘礼而为之财也。以其币为之礼。”是知应当视聘礼厚薄而为之之赠贿。随着西周晚期宗法社会结构的松动，个人游离于宗族之外的情况日渐增多，个人理念与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贵族社交中出现了新的变化。

古时相见馈赠礼物的礼仪在春秋时期已经有所变化，主要表现为厚贿、加货的现象出现。因为来聘者守礼而得到厚贿，如《左传·文公十二年》载，秦国使者西乞术聘问鲁国，言辞行止有礼，故襄仲称他为“君子”，并说秦“国无陋矣”，是以厚赠礼物给他。<sup>①</sup>春秋时期小国若想免于大国征讨就要做到“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若等到“诛而荐贿，则无及也。”<sup>②</sup>此处的“物”，杜预注：“玉帛皮币也”，也就是聘礼所献上的礼物。

“加货，命宥币帛也。言往共则来报亦备。”此“加货”并不是合礼的，时人已言“礼无加货”<sup>③</sup>，意即除规定礼物外，不得再有馈赠。“加货”、“厚贿”正是苞苴一类的交往的礼物，又是后来演变为贿物的源头，也是后世厚报观念的重要渊源，如《左传》中有很多厚报的故事。这些都与《木瓜》诗反映的情况有关，如果说《木瓜》诗反映“贄见礼”，那么也是春秋时期已经变化了的“贄见礼”，即“贄”所附加的币帛等物变得厚重且逐渐成为人们所追逐的东西，《左传》称之为“货”和“贿”，作名词时意为财物，作动词时指赠送这种行为，并且这种

赠送多以“重贿”、“厚贿”之辞指称。

春秋晚期贵族交往中的重贿、厚货行为对政治产生很大影响。诸如以重贿去人官职、君位，甚至关涉身家性命与国之存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曹伯的亲信侯獬通过厚赠晋侯的筮史，令其说服晋侯释放曹伯。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卫侯通过赠送重货国内大臣来助其除掉政敌，进而复君位。这是两则通过赠送重货给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来解救国君生命并复其君位的事例。有通过赠送重赂夺人君位之事，如《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载，蔡人恐惧，逐出国君朱而另立东国为国君。有以赂取叛党于他国者，如《左传·襄公十五年》载：郑国“纳贿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伐、师慧。”并且以贵族公孙黑为质，取信于宋国。终于得到叛党，郑人醢之（剁成肉酱）。这已不仅是赠贿就能达到目的，还要以贵族为质于宋国以求得信任，来换取己国的罪人。有以赂假道灭人国家者，如《左传·僖公二年》所载晋国灭虞虢之事。

厚贿、加货都是以“货财为尚”，是使用币帛失“道”的表现，是《木瓜》中“藏愿”（即希望投者赠送以厚）得达的情况。正如孔子所言人不可触犯使用币帛之道，若触犯之必然导致人们追利争夺之心生，上举事例正是人违背使用币帛礼物方法的真实写照，说明春秋晚期世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总之，由孔子对《木瓜》诗的评析，知道“苞苴之礼”在春秋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注重厚报，贵族交往中使用厚货、厚贿的风气盛行。孔子由《木瓜》诗阐发的道理，揭示了西周至春秋贵族社交礼俗演变的轨迹，即西周时期贵族交往中尤守使用币帛礼物之“道”，至春秋晚期厚报的现象不断涌现，社会风气为之大变，民众逐利与争夺之心渐盛，致使礼尚往来的礼俗渐变为个人谋取私利、满足私欲的手段。孔子对《木瓜》如此评析，以及他由《木瓜》得到的认识，反映了孔子维护王权的观念，孔子推崇的是西周王权支配下的贵族社交礼俗，而对春秋时期王权衰落下的贵族社交礼俗持不赞成态度。

（责任编辑：刘兵）

①同样的事例还见于《左传·宣公九年》、《成公十三年》、《昭公六年》皆为聘问他国，主国以为来宾有礼，而于聘礼之终厚加赠礼，即所赠厚于使者来聘所带礼币。这种厚赠固然是因使者有礼，使者来聘代表的是其国，厚赠使者表现的是想与使者之国结好的愿望。

②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4，宣公十四年孟献子之语，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886页。

③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26，成公八年晋士燮语，第1905页。